



THREE DAYS

國際文藝學叢

三天

戈爾巴托夫 著 斯曠譯

燕海書店出版

國際文學譯叢 4

三天

蘇聯 B Gorbatorov 著
斯 曠 譯

三 天

作 者 戈 爾 巴 托 夫
譯 者 斯 囉
發 行 人 俞 鴻 模
出 版 者 海 燕 書 店

上海山陰路伍豐里七七號

★ 版 權 所 有 • 不 准 翻 印 ★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新 一 版

波蘭「國」的末日到了。

沿着飽經戰爭的道路，經過依然冒烟的鄉村，姑娘雅特維加正在覓貝叻查。卡爾德斯卡監獄跑回家去。她的脚破裂而流血。她的頭髮才整。她所有的男衫頸部敞開着。

她正在向東走去。

鄉村在大燒。

著火的東西仍在變成黑色的廢墟中冒煙。一個被火熱灼彎的孩床架子，撐住了火爐的殘骨立着。在路旁一個燒焦的，彎曲的十字架上，釘在那裏的基督已被砲彈打得粉碎。風吹着繫在十字架上的一方白手帕飄動得緊。

難民們疲憊地在路上走着。

走向東去！

一個長鬍鬚的猶太人在鞭打一匹馬。一車子的難民重得叫這牲畜拉不動，牠蹣跚，而且倒下了。

一個高大的波蘭青年肩上揹着一個小女孩，正在奔過一塊已經收割的田地。

「他們那邊不會開鎗打我們的吧，他們會愛，爸？」那小女孩問道。

「不，小寶，他們那邊不會開鎗打我們，那是千萬萬確的！」

一架飛機的黑影掠過路上，難民們倒下身體，平臥在地上。只有雅特維加立着不動，捏緊了手，仰望着天，影子不見了。

鄉村在大燒。難民們沿着峰疲憊地走着。一個小女孩坐在一輛車子裏，緊緊抓住着一架留聲機的喇叭。

一個露着驚慌之色的鬍鬚未刮的人，戴了低頂氈帽，在旁邊走着，一手搭在車上。

一個女人抱着一個嬰孩，在溝旁一步一跌地走着。

赤着腳，卸去了武裝，把靴子擱在肩上，以前波蘭軍的兵士們正在「回家去」。骯髒，滿身蟲子，鬍鬚未刮——他們也在趕向東邊沒有戰爭的地方去。

所有這批不幸的，蹣跚的，飢餓的人羣，受難到精疲力竭，在死樣的沉默中，穿過塵埃和烟霧，走向前去。永遠聽不到哭聲，永遠聽不到一聲呻吟。它是一個陰鬱的麻木的沉默。但是有着希望。所有的前進都向着一個方向，憤恨地向東湧到沒有戰爭的紅車那裏去。

雅特維加到了一個村莊，輕輕叩着村盡頭一家人家的窗子。

「給點水我喝吧！」她對那向外張望一下的女人懇求道。

一杓冷井水拿了出來給她。她口渴地喝着，水滴下她衣衫的領頭去。那女人滿不在乎地看著。

「你爲什麼不問我從哪裏來，到哪裏去呢？」雅特維加終於說道。

「唉，耶穌和馬利亞救救我們吧！我不能個個人都問啊，我能麼？他們是無窮無盡的——！全都在奔避那該咒詛的戰爭。你大概是從洛茨來的吧，或者是托羅夫，或者也許是華沙？」

「不，」雅特維加搖搖頭。「我是從貝勒查·卡爾德斯卡來的。」

「憑上帝的名義——！你不要這樣說吧！」那女人驚退着。

雅特維加作了一個悽愴的微笑。

「等一下子，」那女人爭氣地喊着，突然跳進了屋子去。她帶了一壺牛奶和一些麵包回來，把它們交給雅特維加。

「這裏，吃掉這個吧，」他說道。

雅特維加坐在階沿上，開始大吃東西。

「聖母啊！而且你看來又是那樣年青哩！」那女人同情地搖搖頭。「你在裏面有多少時候了？」

「三年。還廣七年。」

「他們爲了什麼把你送到那裏去的呢？」

雅特維加聳聳肩膀。

「你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吧？」那女人細聲門着，向四週驚懼地投了一瞥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現在到那裏去？回家麼？」

「不。到紅軍那裏去。他們隔開這裏遠麼？」

「我們這一帶還沒聽到他們什麼消息哩。」

雅特維加立起身來預備走，把她背上的袋子結一結牢。

「好，我去了，」她說道。「謝謝你。你是一個好女子。」

她動身了，那袋子在她背上搖擺着。那女人把面頰靠在手心，坐在階沿上，望着那漸漸遠去的人影。

藍色的九月的夕照。一個村莊的外面。

一個白俄羅斯老人生着灰白的髭鬚，嘴邊刻着深的皺紋，立在一株榆樹下面，無情的乾眼睛直望著他的前面。

「晚安，老爹，」雅特維加說道。他不回答。「現在誰在村子裏呀？」

沒有回答。

「紅軍隔得遠麼？」她輕輕地問道。

「我們自己也在等候他們，」他終於說道，隨即向上面指指。她舉起眼睛，嚇了一跳。在一個用無花果樹枝和一條有着「歡迎，同志們！」這幾個字的紅布來裝飾的散亂半光的半圓形上，她看見三個屍體，三個可怕的側影，在風中搖擺。

「他們是什麼人？」

「委員。」

「誰幹的？」

「烏拉人。」

「爲了什麼？」

那老人指指題着的字：「歡迎，同志們！」

雅特維加恐懼的在視又被吸引到那幾個屍體上去。一個女人抱住中間那一個的腿，大聲哭着。那

面寫着「歡迎，同志們！」的紅旗在風中颯颯。

「你倘使碰到紅軍，」那老人說道，「就告訴他們，我們不能再等下去了。告訴他們，二十年，我們等了。」

「我會告訴他們！」雅特維加溫柔地說道。

夜。車輛。難民們把帳幕搭在大人的周圍。大大的秋月下臨着一切。

沿着一條藍色的灑滿月光的道路，來了雅特維加。她的眼睛紅而發炎，她的嘴唇乾枯，她的腳兒破碎。但她整夜不屈不撓地向前走，在這被砲火所包圍的夜，波蘭「國」的末日之夜。

東方在亮起來。灰色的影子掠過地上。

早晨的寂靜被喧聲，叫囂和高響的嘲弄的笑聲所打破。

衛護着一輛駕着兩匹駿馬的馬車的一羣農人在望了。這輛馬車裏坐着一個肥滿的紳士和一個嬌弱的太太。那紳士是顯然憤怒着，同時非常窘迫。

羣衆不禁要喧吵和譏刺。

「你想到哪裏去呢，老爺？」

「究竟什麼事情使你這想大清老早起身的呢，嚶？」

「現在你動身到哪裏去，老爺，你想要做什麼舉，我敢擔保！正在戰爭的時候，你非去打仗不可，你知道！」

「你的列賓斯嚴格列現在哪裏，老培克在哪裏，嚶，還有莫斯錫基呢，在患難中把你丟掉了吧，是不是？」

那肥滿的神士在車子裏全身立直，半畏縮半發怒的，叫道：

「各位，請讓路！我求你們，讓我過去。我要趕路。」

「他更緊趕路，他！」一個憔悴消瘦的女人大聲喊道。「紅軍正在來了，你瞧，所以他更緊趕路啦！這懶狗，耗子，他要趁早逃走。」

一個高大的黑單的鐵匠抓住了車勒。

「你把馬趕到哪裏去，牠們是我們的！！」

「甲車也一樣！」

「金子怎麼樣？口裏有石他帶的行李！一堆堆的金子在裏面，我打賭！」

「這賊！強盜！吸血的傢伙！」

「殺死他！」

「滾他的，他要去隨他去！但是不要讓他把馬帶走。」

「不要把馬給他！」

嘲弄的喧嘩，叫聲和夫銳的哨聲。雅特維加一邊立着看這一幕，一邊驚奇和快樂得張大了眼睛。它終於來了！——她所想的邪時刻，在監獄裏來到她眼前的幻像中所見的那時刻。現在輪到地王老爺們被人民合理的憤怒所驚嚇和壓倒了。人民終於佔了上風了！

接着有一個什麼人騎了腳踏車來到路樹邊。他非常年輕。他頭戴着便帽，他的鈕扣孔裏伸氣地掛着一條大的紅條子。他興奮着。從那圓圓的孩子氣的坦白的面孔，就可知道 he 明白他所帶的那消息的重要，幾乎無法抑制自己了。

「紅車！紅車！」他氣喘喘地說道。

「他們在哪裏？隔開這裏多少路？」農人擁集在他周圍。

「他們在來了。沿着勃萊斯脫路。」

「但是他們是不是到這裏來呢？」羣衆咆哮着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雅特維加立着聽了一會

接着，在林叢裏排開她的路，失足踏着樹木的殘幹和泥堆，她拔腳向勃萊斯脫路奔去。

大路上馬蹄的聲音。

一種均勻的，整齊的馬聲。

雅特維加手兒壓着心口，喘着氣，急切盼望着，立在那裏。來的只誰呀？我們的兵呢，還是波蘭兵？也許是德國兵吧？會是哪一種呢？唉，是哪一種呢？

馬蹄來得近一些，近一些

一陣升起的塵埃已經可以看見了。

不耐煩的，她向它張起了眼睛。

塵埃中間，一個偵察隊出現了。只有幾個騎馬的兵。

雅特維加現在看得清他們帽子上的星了。她突然離開那地方，高舉着她的臂膀，衝向他們那裏去。

「同志們！」她喊道。「同志們，弟兄們！」

但當第一個過來給她相並的時候，她可不知道說什麼話才好，默然立着，眼淚滾下她的面頰，還沙覺得。

哥薩克們騎着馬過去。他們只有十五個，他們的指揮是一個非常年輕、鬚頭髮的中尉，名叫華西亞·葉爾馬可夫。他當作一件意料中的事情招呼這個陌生人——像這樣的會面在這些重大的日子裏是普通得多了！——就過去了。

現在所有的哥薩克都已經過去，路上又空了。

一個人被丟了下來，雅特維加向他們背後呆望了一會，隨即清淨過來，拔腳就奔。他們的馬一步中慢慢地走，她不久就趕上他們，在旁邊奔。她情感充溢地氣喘喘喊道：

「紅軍萬歲！斯大林萬歲！伏羅希洛夫萬歲！解放的白俄羅斯萬歲！」

初級政治指導員亞夫却倫科在他的踏蹬上立起來，向她行敬禮，回答道：

「西白俄羅斯的自由人民萬歲！」

「萬歲！」她喊道。她是儘她的聲音響喊，但是她不再有力氣剩下了。獄中那些悠長的時日，那路途，和那些忘不了的日子，緊張和興奮，終於影響了她。她昏倒在那大路上了。

亞夫却倫科立即下馬，到她身邊。

「怎麼一回事，同志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」她說道，竭力要微笑。「沒有什麼，同志們。」

哥薩克們已經下了馬。

雅特維加立在他們中央，手裏拿着他們給她的一塊豬脂肪。

「好得不像真的了。我恐怕我又哭了。」

「唉，你切不可哭了，」那中尉笑着警告她。「現在輪到列賓斯密格列哭了。」

「我從來不慣常哭。從來不的。連他們在監獄裏打我，都不哭……」

「你進過監獄的麼？」

「是的，我現在剛從那裏來哩，」她簡單地說道。

「你真是說你剛從監獄裏出來麼？」哥薩克們一齊圍住她。他們覺得祕魯革命工作比他們恰在做着的，要浪漫和有趣得多。

「你爲什麼不吃那塊麵包？吃掉它！」

「謝謝你們。我要吃的。監獄裏的衛兵都逃掉了，」她在一口麵包——脂肪之間，告訴他們道。

「他們一聽見你們在來了，就儘快走掉。唉，接着我們把所有的鎖都搗碎，把門兒都打掉。我們自由了。好像從墳墓，一個活的墳墓，回來。我們沿着所有的道路出發。我們跑掉了……」

「你現在到哪裏去？」

「我本來是到你們那裏來，」她稍稍笑了一下。「我到了這裏，現在我不知道……」

「你從哪裏來……我意思是說，你住在哪裏？」

「柴萊契移。是一個小城，離開這裏不很遠。」

「原來你是柴萊契移人麼？」那中尉有着地圖，驚異地重複說道。「你很久以前到過那邊的吧？」

「唉，是的，實在很久，」她說道。「三年了。」

「所以你不知道那邊有沒有波蘭兵麼？」

「是的，我不知道。」

「我們也是到柴萊契移去，」葉爾馬可夫說道，眼睛從地圖溜到那政治指導員。

「騎上這匹馬去，我的姑娘，」那政治指導員說道。「我們會把行帶還家，到柴萊契移你母親那裏。」

「一個年輕哥薩克叫柯倫的領過一匹馬來。」

「騎上去！」他說道。「牠是一頭好牲口，這一匹。一件戰利品。我們從你們烏拉人那裏得來的——一個軍官騎着牠。」

雅特維加騎上馬背，於是整個部隊沿着那彎積的道路奔馳而去。

她騎着馬介在葉爾馬可夫和那政治指導員中間。

「這裏一帶是美麗的鄉間，」亞夫却偷村說道。

「美麗，是麼？」雅特維加重複說道，眼睛瞥視着她四週那些熟長的森林和田地以及那山上的小林子。它們發生了什麼變動，弄得她幾乎認不得它們了？使於林看來那麼愉快，使涼處來那處有藍味的，是把金色鍍上松樹的太陽，還是可愛的氣候，還是她心頭的春天的感覺？她無法記起它們以前看來很像那樣的。

「是的，是美麗！你不錯。我現在自己看得出來了，」她用以為興奮的氣表示同意。接着一聲嘆息：「偉大啊！」

馬蹄在大路上的得得之聲。溫暖的九月的微風。

柯倫騎着馬走近雅特維加些，帶着點兒窘迫，說道：

「你要着冷了！」把牠的大衣披上她肩頭。「瞧，你現在是一個道地的哥薩克了！」

偵察隊騎着馬走進城去。

人們從每一邊趕出來，樂於跟他們會面。

「紅軍！紅軍已經來了！布爾塞維克們到了這裏！」消息傳遍全城。